

中韩家庭结构中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型对比分析

刘奕¹, 王永准²

¹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

²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

摘要

家庭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与重要组成部分, 深层映射着国家的社会文化特质, 并为社会政策制定与社会服务供给奠定基础。中国与韩国作为东亚文明圈的双璧, 虽共享毗邻地缘, 却在历史脉络、文化基因及经济模式等维度呈现显著差异, 这种多元性深刻投射于两国家庭结构的肌理之中。在文化内核层面, 中国家庭仍浸润着“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精髓, 强调宗族脉络的纵向延续; 而韩国家庭则在承袭孝悌文化的同时, 有机融合了个人主义价值观, 形成独特的传统-现代共生范式。这种结构形态的差异本质上是社会价值坐标系与生活哲学的外显, 更是理解东亚现代化多元路径的关键切口。

关键词

中韩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 家庭类型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ize and Family Type in Sino-Korean Family Structures

Yi Liu¹, Yongzhun Wang²

¹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²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s a core element and vital component of social structure, family structure profoundly reflects a nation's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oci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service provision. As two majo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China and South Korea shar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but exhibit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cultural genes, and economic paradigms. These diversities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fabric of their respective family structures. Culturally, Chinese families remain imbued with the Confucian ethical essence of filial piety and hierarchical order among siblings, emphasizing vertical lineage continuity. In contrast, South Korean families integrate Confucian values with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s, forming a symbiotic paradigm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structural divergence is not only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divergent social value systems and philosophies of

文章引用: 刘奕, 王永准. 中韩家庭结构中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型对比分析[J]. 教育學文摘, 2025, 1(1): 30-35. ISSN Print: 3079-5443; ISSN Online: 3079-5451.

DOI: 10.63313/EDU.8005

life but also a critical junctur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luralistic pathways of East Asian modernization.

Keywords

Sino-Korean Family Structure; Household Size; Family Typ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家庭结构系指家庭成员的构成方式、互动关系及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形态。该概念兼具抽象性特征与实体性表征, 既对家庭成员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及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又随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持续演进。从学术维度解构, 家庭结构包含双重核心要素: 人口构成要素指代家庭成员的数量与类型特征, 模式构成要素则涵盖成员间的角色分配与关系网络。具体而言, 现代家庭结构已突破传统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的二元分类框架, 伴随单身家庭、重组家庭等新型模式的涌现, 其类型学体系正趋向多元化与复杂化。

2. 研究背景

中韩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核心国家, 其家庭形态既延续“家国同构”传统, 又因现代化进程呈现差异化特征。当前研究多聚焦单一国家内部演变, 缺乏跨国比较视角。既有研究存在三重局限: 其一, 忽视文化转型的差异化路径, 对儒家伦理在都市解构与乡村存续的矛盾鲜有深究; 其二, 政策关联性分析薄弱, 未能揭示生育政策(如中国“三孩”配套)与养老体系改革对家庭结构的双向塑造; 其三, 数字化变量关注不足, 智慧养老、网络社群等新兴场域对家庭功能替代效应尚未被纳入研究视野。本研究创新性构建“文化韧性-经济重构-政策干预”三维框架, 重点考察数字化转型与少子化应对策略对家庭结构的重塑作用, 为东亚社会转型研究提供新范式。

3. 家庭规模与家庭类型

在家庭社会学研究框架下, 家庭规模特指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数量, 而家庭类型则涵盖亲属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家庭功能的多元化表现。

家庭规模的分类体系通常划分为三个层级: 小型家庭(1-3人)、中型家庭(4-6人)和大型家庭(≥ 7 人)。其中, 小型家庭呈现高密度的成员互动与情感交流特征; 中型家庭在代际支持系统(如育儿赡养功能)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大型家庭则凸显出成员间强互惠依赖关系。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小型家庭结构在中韩两国呈现主导性分布态势。

家庭类型的典型范式包括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两大体系。核心家庭指由婚姻纽带维系的配偶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基本单元, 扩展家庭则涵盖三代及以上直系血亲或旁系亲属的共同生活形态。研究显示, 尽管中韩社会同处儒文化圈层, 核心家庭在两国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加速扩张趋势, 其占比分别达到68.3%(中国)和72.1%(韩国)(2020年统计数据)。与此形成对照, 扩展家庭在乡村地区的存续比例仍维持在34%-42%区间, 这种空间分布差异映射出血缘网络与传统经济模式间的耦合关系, 同时承载着代际

资源转移与情感维系的双重功能。

4. 中韩家庭规模比较

4.1. 中国家庭规模现状

当代中国的家庭规模持续呈现小型化演进态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24 年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缩减至 2.47 人(较 2020 年下降 0.15 人/户),农村地区更是历史性跌破 3 人/户基准线(2.98 人/户)。这一数据拐点标志着我国基础家庭架构已完成从三人及以上为主导向三人以下占主流的根本性结构转型。

家庭微型化呈现多维裂变特征:独居群体规模显著膨胀,一人户占比攀升至 22.3%(较 2020 年提升 4.4 个百分点),城市区域该比例高达 28.7%——其中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更突破 35%临界值;传统扩大家庭加速瓦解,农村扩大家庭比重收缩至 28.4%(降幅达 8.4 个百分点),唯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仍维系 35%以上保有量;代际分离态势加剧,实现三代同堂的农村家庭仅存 12.6%,较 2020 年缩减近十个百分点。

中等规模家庭显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存续格局,其农村占比显著高于城市,这既折射出乡土社会对传统大家庭的文化惯性,亦暴露出现代养老支撑体系的相对薄弱。而五人以上大型家庭的分布则呈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集中分布于少数民族聚居带及宗法传统保存完好的农村飞地。这种城乡梯度差异深刻揭示:家庭规模嬗变与区域经济现代化进程、社会保障制度成熟度以及文化传统韧性保持着精密的空间耦合关系。

4.2. 韩国家庭规模现状

韩国社会正经历着颠覆性家庭结构裂变,微型化与异质化浪潮席卷社会肌理。韩国统计厅最新发布的 2024 年人口普查报告勾勒出震撼图景:这个东亚国家正以加速度向"超单身社会"演进,家庭构成呈现驼峰状双峰分布——单人户占比飙升至 34.1%(较 2020 年跃升 2.4 个百分点),首尔都市圈更突破 41.2%警戒线(含 18.7%伴侣同居新型态);二人户比重历史性突破 35%大关,三人户断崖式缩水至 22.5%,传统四人户仅存 12.3%残存空间;农村家庭规模加速萎缩至 2.06 人/户(城乡差异系数收窄至 3.2%),在庆尚北道等传统农耕区,三代同堂的扩大家庭模式占比已不足 5%。

从宏观层面透视韩国家庭结构图谱,三足鼎立格局已然成型:微型家庭以碾压式优势构筑社会基底,中型家庭退守为补充单元,宗族式大家庭则彻底沉沦为文明化石。这种深层次结构性嬗变正在重构社会毛细血管的运行范式。

4.3. 中韩家庭规模的共性与差异性

共性: 韩国与中国均呈现显著的核心家庭化趋势。特别是韩国小型家庭(1-2 人户)占比达到总户数的 69.1%(2024 年)。这种结构性转变主要归因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生育观念转变及个体化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小型家庭也显示出相似的发展轨迹。两国扩大家庭(5 人及以上)均呈现负增长态势。家庭规模小型化已成为东亚社会转型期的共性特征,其演进过程与经济发展阶段呈现显著相关性。

差异性: 家庭结构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国别差异。韩国一人户占比持续领跑 OECD 国家,其形成机制涉及人口结构、婚姻市场及住房政策等多维因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一人户与韩国仍存在 11.8 个百分点的差距,这种差异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程度和文化传统的持续影响。

5. 中韩家庭类型比较

5.1. 中国家庭类型现状

中国家庭结构形态当前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核心家庭萎缩：占比降至 52.3%（较 2020 年下降 3 个百分点），城市地区集中度达 68.9%；单身家庭井喷：占比达 31.6%（较 2020 年增长 6 个百分点），30 岁以下群体占比首次超过 50%；农村家庭韧性：扩大家庭仍占 34.2%（较 2020 年下降 7.7 个百分点），“隔代照料”模式占比下降至 19.8%。

作为社会基本单元，核心家庭因其结构特征与城市生活模式的高度适配性，在城镇化进程中持续保持主导地位。该类型家庭具备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生活成本控制优势，这成为其在城市地区普及的重要动因。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变革催生了单身家庭的快速增长。这一现象既折射出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强化，也映射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对家庭结构的深刻影响。

综上可见，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核心家庭主导、多元类型并存的发展格局。从社会学维度审视，这种结构变迁既是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也标志着从传统家族本位向现代个体本位的价值嬗变，其中隐含的深层社会动力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

5.2. 韩国家庭类型现状

韩国家庭结构呈现鲜明的多元化格局。单人户占据绝对优势：占比高达 36.8%（持续领跑 OECD 成员国），首尔地区更以 43.5% 的占比凸显都市特性；单亲家庭快速崛起：占比突破 14.2%（较 2020 年跃升 3.4 个百分点），其中女性单亲家庭占据 89.1% 的绝对比重；扩展家庭加速式微：仅维持 2.7% 的占比（较 2020 年缩减 1.4 个百分点），济州岛等传统聚居地成为维系该形态的最后阵地。

韩国核心家庭作为主流模式，其简洁结构与现代都市高度契合。扩展家庭则持续边缘化，仅存于传统社群，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单身群体激增呈现代际差异：青年主动选择单身追求自我价值，银发单身多因丧偶独居等社会转型问题。单亲家庭虽未成主流，但其增长与离婚率攀升同步。都市知识女性中新兴的独立育儿实践在首尔等大城市凸显。

韩国家庭形态呈现核心家庭与单身户主导、单亲增长、扩展家庭萎缩的立体格局，映射社会现代化与人口转型的共振。

5.3. 中韩家庭类型的共性与差异性

共性：韩国与中国在家庭结构领域最显著的共同特征体现在核心家庭的主导地位。统计数据显示，两国均将核心家庭确立为基本社会经济单元，家庭成员通过经济协作实现家庭功能。这种趋同性印证了核心家庭结构简明、组织灵活的特征，能有效适应工业化社会高效率资源配置需求。

单身家庭的快速增长构成第二项共性特征。这种演变趋势深刻反映了两国社会人口学特征的转变，包括个体化进程加速、独居生活方式普及化以及晚婚及非婚化倾向的普遍性。

差异性：在扩展家庭分布方面，两国呈现显著空间分异。韩国扩展家庭主要分布在庆尚南道等农业地区。中国扩展家庭其空间分布呈现农村集聚特征。

家庭类型分布的集中度差异构成第二项重要区别。韩国核心家庭与单身家庭形成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中国则显现多元特征，显示出更显著的结构多样性。

城乡分布模式差异尤为突出。韩国城市与农村在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指标上仅存在微小差距。中国则显现显著空间梯度特征，这种差异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尤为显著。

6. 中韩家庭结构影响因素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ese and Korean Family Structures

表 1. 中韩家庭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中国	韩国
经济因素	城镇化进程加速传统家庭经济模式解体，城市职业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重构家庭资源配置逻辑。	高房价与青年失业率形成家庭形态挤压效应，经济压力倒逼代际居住分离。
社会因素	人口流动与少子化重构代际互动模式，城市独居青年群体催生新型家庭功能替代需求。	单身社会常态化与性别角色转型并行，家庭纽带弱化与社会原子化形成共振。
文化因素	儒家伦理从“家族本位”向“个体-家庭”二元价值观过渡，传统孝道实践呈现城乡梯度弱化特征。	现代性思潮加速传统家庭伦理解构，但集体主义文化残留仍制约家庭形态极端分化。
政策因素	生育支持政策效能滞后于家庭结构变迁，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失衡加剧家庭功能外移。	单身友好政策与低生育率治理陷入政策悖论，传统家庭制度惯性阻碍系统性改革。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中韩家庭结构的系统性比较，揭示了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性与差异性挑战。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扩大家庭的存续与解体呈现“代际分工深化”特征，而韩国都市单身家庭的快速增长则折射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困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实践启示：

对中国而言，需构建“梯度化养老服务体系”：在农村地区推广土地养老信托模式（山东沂南试点经验），通过土地承包权流转实现养老资源资本化；在城市社区建立嵌入式养老服务网络（参考浙江“枫桥经验”），整合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与志愿者资源，破解独居老人照护难题。对韩国而言，应着力改善生育友好型政策环境：借鉴瑞典模式实施男性育儿假强制配额制（建议配额比例不低于 40%），同时扩大多子女家庭税收减免范围（现行标准可扩展至年收入 8,000 万韩元以下），并通过住房政策倾斜（如首尔市“多代同堂住宅补贴计划”）提升政策实效。

本研究也存在双重局限：其一，数据可得性制约，韩国“单人户”统计包含同居伴侣，而中国仅统计户籍独居者，导致跨国比较存在统计偏差；其二，文化变量量化困难，儒家伦理的当代实践（如“孝道”）缺乏统一测量标准，限制了对家庭结构变迁深层动因的精准解释。未来研究可探索建立跨文化家庭伦理评估指标体系，并加强东亚国家家庭政策数据库建设，为推进“亚洲家庭发展指数”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兰丹雅.基于家庭结构的家庭传播模式变迁研究[D].湖南大学,2021.
- [2] 王跃生.百年来中国家庭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05):79-88.
- [3]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4]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7.
- [5] 张丽萍,王广州.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及存在问题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22,9(02): 17-32+242.
- [6] 王磊.中国家庭结构变动趋势、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28(04):77-88.
- [7] 이영주. 한국가족의 구조변화와 대응방안. 석사학위논문 한영신학대학교 기독교상담대학원, 2006.
- [8] 장만영. 인간관계의 변화를 가져오는 사회적 현상에 대한 성경적 대안: 가족구조, 빈부격차, IT 발달과 여가활동 중심으로. 석사학위논문, 총신대학교 선교대학원, 2009.
- [9] 노영애. 가족구조의 변화와 세대간 통합의 효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성산효대학원대학교, 2020.
- [10] 왕천천. 현대 한국 가족의 구조 변화에 관한 연구. 석사학위논문, 연세대학교 대학원, 2021.